



文学艺术读物
历史人文系列

Ancient Towns Chongqing

重庆老镇

千年乡韵

肖习 编著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

文学艺术读物
历史人文系列

Ancient Towns Chongqing

重庆老镇

千年乡韵

肖习
编著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重庆老镇·千年乡韵 / 肖习编著. —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5.6

(惠民小书屋丛书. 历史人文系列)

ISBN 978-7-5624-8656-5

I. ①重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乡镇—文化史—重庆市

IV. ①K297.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52238号

Ancient Towns Chongqing

重庆老镇·千年乡韵

肖习 编著

策划编辑: 张婷

责任编辑: 张婷 版式设计: 张婷 黄俊棚

责任校对: 秦巴达 责任印制: 赵晟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 邓晓益

社址: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邮编: 401331

电话: (023) 88617190 88617185 (中小学)

传真: (023) 88617186 88617166

网址: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 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 710 × 1020 1/16 印张: 15.25 字数: 157千

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8656-5 定价: 32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序

这是一个静谧又喧闹的下午。我身处磁器口横街的一家咖啡馆，耳边回响着“小娟&山谷里的居民”呢喃般的低吟浅唱，手边摆着一大摞关于老镇的各种资料。

并没有刻意选择某个老镇从而坐下来编写这本“老镇”，一切更像是某种巧合，某种偶然。一次，朋友发问：有没有兴趣为老镇编一本喜闻乐见的小书？不需要太多的专业术语，更无须刻意做成旅游指南，它只是重庆人心中、外地人眼中茶余饭后的休闲读物、了解老镇的生动目录、缅怀岁月的一片秋叶。朋友的话丝丝扣扣地牵动了我的心，我蓦地想起了从小在镇上长大的种种细节、种种场面。炊烟、黄狗、石板路，那种老镇子上特有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。

然而，当从记忆中回神，放眼望去，老镇已呈现出种种簇新的气象：紧挨着老屋而建的高层建筑，挤在青石板路上如织的观光客，空气里漂

浮的“内蒙古羊肉串”的肥腻味道以及散落一地的竹签子……我蓦地感觉，古镇似乎正悄悄地离我远去，或者说，某个“老”的部分正在以常人难以察觉的速度消失着。我想起了采访中听来的一个故事，某个古镇外的一块山崖，有一个夜晚，遭遇了山体滑坡，巨大的声响中，村民们隐隐听到了悲切的龙吟，翌日，他们惊奇地发现，山下的河流已经改变了它的水位，镇里的老人说：昨夜，龙走了。龙不再盘踞在这山山水水中，不再护佑此地了。

这个故事让我想到很多：世界上真有龙的存在么？老人口中的“龙”又象征着什么？我想，那是一个无形的部分，然而却不是可有可无的部分，那是古镇的文化和历史，是镇上一草一木、一人一物所体现出来的某种独特而朴素的生命力和精神内涵。如果有一天“龙”走了，古镇的山水貌似还是那些山水，可徒留一具山水之躯壳，又如何能使人追寻，如何令人回味？

至今我才明白，古镇令我着迷之处，不止它的一山一石，不止它的美酒好菜，甚至不止是朴素的街景、亲切的乡音、故土的情怀，而是镇上之“龙”。我所感兴趣的老镇并非完全地理及规划意义上的“镇”，而更是民俗意义上的、文化意义上的，甚至是精神上的镇。

林语堂曾说，人生的幸福不外乎四种：一是睡在自家的床上；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；三是听爱人说情话；四是跟孩子做游戏。身处人人追问幸福为何物的年代里，在我们为挣钱求生而卖力生活的境遇中，当我们在种种诱惑面前行将迷失的每一个当下，我惊奇地发现，在老镇上，大师口中的这四种形态的幸福，得来的是如此容易。

老镇的文化不是挂在宣传海报上的口号，而是一种可以令人深陷其中的“场”——记忆中那种关于“家”的味道，那种曾深深烙在每个家乡人心里的味道。何其幸运，这个年代，还有老镇，令我们体会到家的朴实和馨香；还有老镇，令我们不只是回忆，还可以去看一次，吃一顿，醉一回，梦一场。

本书精选老镇人文的点滴，如同从古梦中寻找到“家”的片段一般——有些片段已经永远消失，有些片段仍在此地，静待您的发现与珍惜。希望本书能为您带去一些概貌式的了解，让您闲暇之时重温一段“老镇古梦”。

是为序。

Contents 目录



..... 宁厂 / 001

东溪 / 022



..... 中峰 / 042

龚滩 / 053



..... 中山 / 070

白沙 / 092



..... 铁山 / 114

涞滩 / 136





松溉 / 150

磁器口 / 165



石堤 / 184

丰盛 / 201



附录 重庆老镇图谱索引 / 216

宁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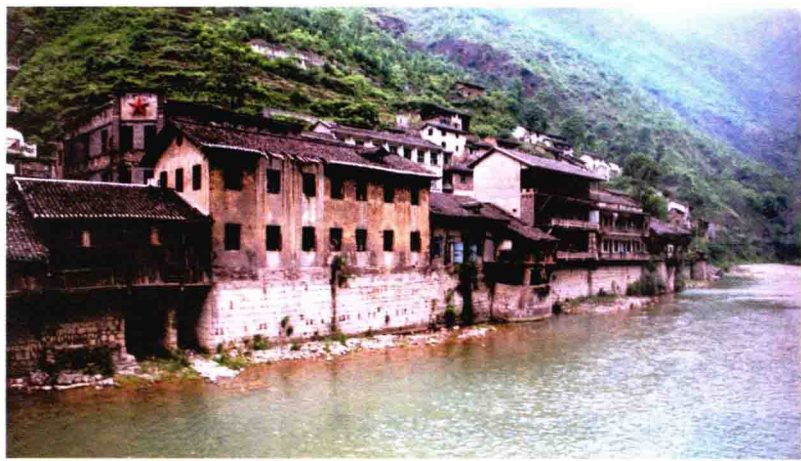
在巫溪县城北部10余千米处，渝、陕、鄂三省交界的峡谷地带的大宁河畔，坐落着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镇——这就是以盐泉闻名天下的宁厂镇。宁厂镇南北高山横亘、东西峡谷透穿，三面板壁一面岩，山上灌木丛密集，山清水秀、人杰地灵。

这里是川东地区文明的发祥地，据专家考证，宁厂古镇的历史可追溯到距今五千年以前，也就是说，早在新石器时代，先民就在此繁衍生息。古镇有着悠久的制盐史和保存完好的西部民居建筑群，历史文化内涵和底蕴十分深厚。

宁厂古镇是中国早期制盐地之一。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记载：“当虞夏之际，巫国以盐业兴”，可见，在唐尧时期，这里就



宁厂古镇全景（摄影：卢岗）



宁厂老镇（摄影：卢岗）

因盐而兴，并成为盛极一时的巫咸国的首府所在地。从先秦盐业兴盛以来，这里有过“一泉流白玉，万里走黄金”“吴蜀之货，咸会于此”“利分秦楚域，泽沛汉唐年”的辉煌，到明清时，更被誉为“中国十大盐都”之一。

历史上，历代政府都曾在宁厂设立郡、监、州、县。三国时期，刘备政权为巩固荆州，加强盐业控制，在此废巫而立北井县（因县北有盐井而得名）；宋代设江离镇，设巡检司；清乾隆年间，盐厂设大师署，建盐厂守备署、把总署、演武厅、火器局；1931年，民国政府设宁厂镇建制。1949年后，在“区乡（镇）村组”建制下，宁厂曾为区公所驻地，后成立宁厂镇。1988年，宁厂被县人民政府确定为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名镇，后陆续被评为重庆市历史文化名镇、中国历史文化名镇。

狭长的宁厂老镇沿河而建，走在半边街上，可见逼仄的青石板街道两旁多为斜木支撑的“吊脚楼”和过街楼，古建筑和民居

沿后溪河蜿蜒延伸七华里，古色古香，别有一番风味，人称“七里半边街”。行走河畔，一路过龙君庙、秦家老宅、方家大院、向家老屋、方家老宅、盐厂等古朴景致，河水从吊脚楼下穿过，把古镇一分为二，既能感受朴实粗犷之美，又可领略江南水乡之妙。

老镇东面，剪刀峰下，有守卫它的青狮白象岩，还有一群似人非人的石质蹲像，人称“十八罗汉”，据说是白莲教起义军的据点遗址。镇南，半山腰上坐落着女王寨，据说这里和镇西山顶的桃花寨，都是明末清初李自成起义军扎营抗清的山寨。镇西，



宁厂大桥和桥下的七里半边街（摄影：潘昌伟）



老镇半边街旁，斑驳的石墙、石屋和石牌坊（摄影：卢岗）

一山耸峙，状若金字塔，名曰“二仙山”，山腰一洞，乃远近闻名的仙人洞。该洞不仅景物别致，且有“一局残棋说烂柯”的神奇传说。镇北的宝源山麓，又有一洞嵌于其上，洞口有一石龙，清泉从龙嘴喷出，这便是地地道道的自流井——传说中的白鹿盐泉。千百年来，盐泉从此处涌出，成就了万灶盐烟的蔚然大观。

万灶盐烟济巴楚

告别往日的喧嚣，如今的宁厂古镇依然在安详与宁静中渍透了历史文化的厚重。早已停产的盐厂旧址，仍能看到那锈迹斑斑的熬盐铁锅、布满青苔的“扯卤”木架，还有龙君庙前那汩汩喷流着盐泉的石龙头、分卤孔……这些手工制盐的遗迹似乎昭告着行人，向他们无声地诉说着当年“万灶盐烟”“万商云集”的鼎盛景象。没错，在宁厂古镇，飘扬了千年的“万灶盐烟”已被收入“巫溪八景”之一，永远地定格在了历史的画卷中。

卤中草木白，青者官盐烟。

官作既有程，煮盐烟在川。

汲井岁掬掬，出车日连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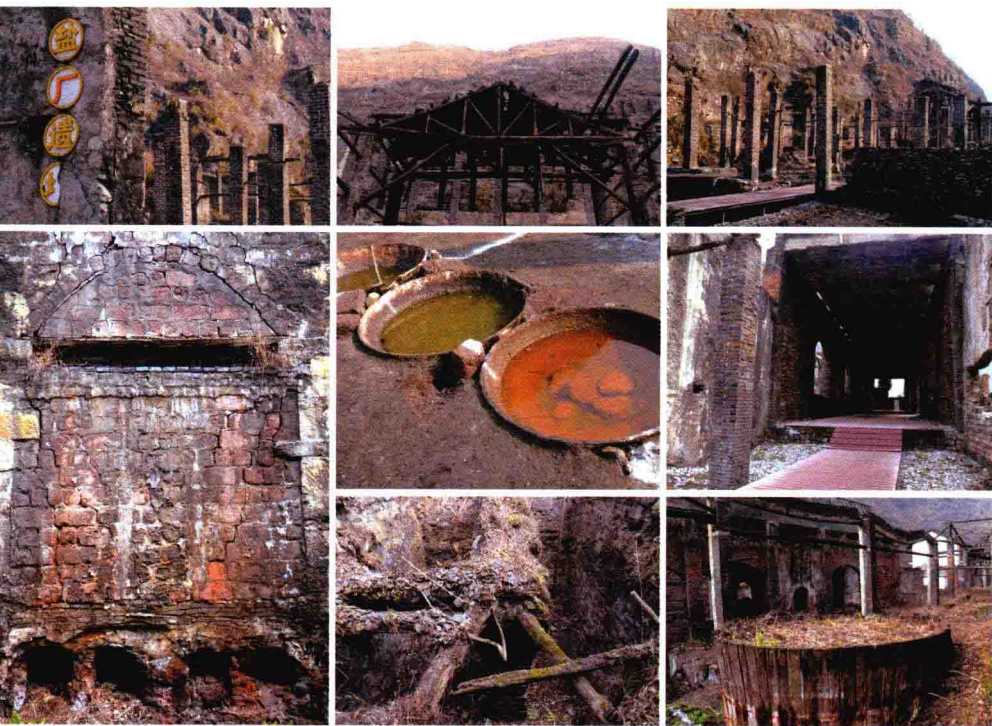
自公斗三百，转致斛六千。

君子慎止足，小人苦喧阗。

我何良叹嗟，物理固自然。

——杜甫《盐井》

诗圣的这首《盐井》栩栩如生地描写了传统制盐工艺的过程。千百年来，“盐”作为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，对于人们有着



盐厂遗址 (摄影: 潘昌伟)

斑驳的井架、锈蚀的铁锅、残损的炉膛, 都记录着古法制盐曾经的辉煌

极端重要的意义。在古代，盐的价格仅次于黄金，有人曾为它而战争，有人曾用它作为交易的媒介。时至今日，世界各地的人们依然用盐来调味、防腐、杀菌和治病。

盐的用途广泛、好处多多，就连在著名的《圣经》中，耶稣基督也在登山宝训中对他的跟从者说：“你们是地上的盐。”无疑，“盐”在人们的心目中，象征着光明、希望和疗愈之源头。

在千里峡江，人称盐为“盐巴”。“巴”代表“巴人”，这暗示着盐与巴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上古时代，在深井采卤技术发明以前，巴楚一带的天然盐泉是内陆地区最早的食盐供给源。远古时代，渝东、鄂西一带共有三处著名的天然盐泉——巫溪宝源山盐泉（大宁盐场）、彭水郁山镇伏牛山盐泉、湖北长阳县清江盐泉。

其中，宁厂老镇的宝源山盐泉距今已有5000年历史而畅流不衰，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盐泉。而巴人，正控制着这个宝贵的资源。从这口地上盐泉被发现的那一天，就开始有了人的聚居，宁厂老镇与制盐、卖盐再也不能分开了。如今看来贫穷凋敝的宁厂，古时曾是繁盛的大都市，人口最多时高达一万四千人，是中国最早的“金库”。

千百年来，大宁盐一直被作为贡品盐运往皇宫。从上古到清末，这一地区的井盐一直承担着周边人类食盐的供给。整个汉中盆地、两湖盆地、四川盆地、鄂西等地区的食盐，都由大宁盐场供应，四方商旅荟萃云集，这里曾超过10万人以盐业为生。

在交通闭塞的时代，巫盐最早是勤劳的巴人沿着狭小险要的山道，翻越秦岭后背出去的。巴人开辟了四千里盐运山道、四百里盐运水道与三百里引盐栈道，当地人把这些崇山峻岭中的道路称为“秦楚大道”，巫盐便借助它从盐场至巫山，再由长江或顺流而下、或逆流而上，运往全国各地。巴人因盐而名扬远近，于是有了“盐巴”这个名字。

中国在盐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产生了盐商、富贾以及资本主义萌芽。史书记载，在清乾隆年间，老镇整个盐场上下长5里，盐灶达336座，煎锅1008口，场上人来人往，河上百舸争流，形成了“万灶盐烟”的奇观。

今天的人们把这一传统技艺俗称为“古法制盐”。那是在宁厂老镇的高山峡谷中，当地百姓用盐泉和炉火谱写出制盐业发展的史诗。对于古法制盐的具体方法，东晋道家学者葛洪在《抱朴子》中有着详尽的记载：

较物理之善否。蜀有盐井，其水咸下上淡。土人取巨竹，尽通中节，惟下梢留节，傍凿小孔，用牛皮掩孔口，皮连绳索。下竹之后，牵索转皮，则咸水入筒，仍掩其孔，汲起倾泻，不杂淡水。又有火井，空穴深邃，投草引火，则烟气腾郁，埋锅其上，借以熬盐。此事甚奇，因附记焉。

随着现代制盐工业的兴旺，古法制盐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如今，在宁厂老镇，掌握古法制盐技术的已寥寥无几，老盐工贺言修就是古法制盐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。

1971年，16岁的贺言修进入巫溪盐厂，学了五六个月，当

上了“灶火工”。所谓“灶火工”，就是往灶里添加煤炭的工种，还要负责把灶火烧得越旺越好。古法熬盐时，灶房盐烟弥漫，周围全是雾气，连脚边的大锅都看不清，“灶火工”们都打着光脚板，靠脚探路。

古法制盐需要大大小小30多道工序，有着不同的岗位，当地盐工们也有专门的叫法：除了灶火工、加水工外，负责把像冰一样的大块盐坨坨锤成小颗粒的“锤冰工”被喊作“冰老倌”，负责挑炭、和炭的人被喊作“炭老倌”。

贺言修说，最苦最累的要算“炭老倌”，熬盐的人是三班倒，灶房里每一班要用3吨多炭，三班就是10多吨，全靠两个“炭老倌”来挑。把炭挑来后，“炭老倌”要把炭、泥巴搅拌均匀，搅拌是用双脚来踩，多的时候要踩六七个小时。熬盐往往在冬天，气温低，时间一长就会双脚起泡、裂口，疼得钻心。等到盐熬好之后，“炭老倌”还得进入灶底下，把炭渣全部清除，再挑运出灶房，一天就要挑十几吨。所以，“炭老倌”多是青壮年，否则根本做不下来。

.....

老盐工的讲述再现了当时古法制盐的盛况，那些仍居住在古镇上的老人们说，到新中国成立初期，这里还有用柴炭灶熬盐的作坊91家，每家作坊每天能产盐4~11担，每担100斤，全镇盐年产量20万担以上。可是，手工盐产量低，当人工费逐渐增高，算下来，成本就比自贡的机制盐高多了，老盐厂作坊逐步开始亏损。